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

第五

上

中

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高鳳謙張元濟蔣維喬等編

審定 學部 國

文 教科 詳

解書

各八册教科書共一元八角詳解共一元四角半○謹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主尤致意於愛國合羣進化自立等事所附圖畫亦皆有關學識○學都評語云編輯極費苦心古今事虛實相間具見條理

高鳳謙莊俞蔣維喬沈頤戴克敦編

簡明國文教科書

簡明前四册各一角五分○本館前編初等小學簡明國文教科書八册出版以來頗蒙學界歡迎是書即承接前書而成程度漸深文字漸長適合高等小學之用

張元濟校訂

立憲國民讀本

二册三角○此書於立憲國立法司法行政制度均能言其所以然而於國民權利義務尤三致意焉

孫毓修編

世界讀本

三册五角○原書為日本池邊義象所著風行三島譯者於原書之特色既靡有所遺復旁稽他籍補其闕遺正其謬誤於歐美諸國之風俗習慣民氣國情山川名勝港埠景況言之甚詳文筆雅飭模山範水益饒其趣插畫之後復加題辭學者讀其書觀其畫玩其題而知譯本之價值又在原書之上也

林紓譯

伊索寓言

三角○是書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言描寫人情世態使人知所勸懲譯筆雋雅附加案語旨深詞摯

學部
審定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丹徒陳慶年編

一元

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略據日本桑原鷺藏所著東洋史為底本而取為中史之用與原作旨趣稍殊事義較詳改錯不少於南朝周朗所謂書不煩行習不糜力者庶乎近之審定為中史課本○是書僅至明止課畢之後可接授汪著之本朝史

學部
審定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

元和汪榮寶著
海鹽張元濟校訂

一元五角

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書分三大時期自本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平定為開創時期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為全盛時期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為憂患時期鈞元提要本末悉貫極有裨於掌故之學洵近今教科書中僅見之作現承汪君將版權讓歸本館又復經張菊生先生手校一過釐訂完善益徵美備

衡陽王夫之課

齊高帝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跋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口口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

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

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隋曰府。唐曰州。今曰府。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

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

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褻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

則民恒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

於民。而民亂。强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惟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

之甘苦。而悉其情僞。惟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惟州牧刺史

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

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

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

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

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

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天子之令。而威已媮。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闢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衆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義誦。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

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勉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義不義決於心。而即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隳。士行喪。擁新君以戕舊君。旦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弟紹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賁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家庭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汚。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頹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

不傷父子相共之恩。無他。忘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待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冲主爲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詫。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俟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統。綺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揀蠶屯之寇盜。未有不斲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帝以成乎其不滅。縝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

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縝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賤之。尤矣。無制之孤軍。必爲寇盜禽也。

官無常祿。職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職坐乃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末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職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職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職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弊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疋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職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汜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己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

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生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齊之義文周孔之間。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畝。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

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罟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瀆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耑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覈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己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冲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爲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衆。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裡邊方。山澤肥瘠。民人衆寡。風俗瀆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羅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

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惟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酬酢。多有非穀帛之可以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糴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糴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蠲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筭。以歛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歛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

動天性於己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閔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有猶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間。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坦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兄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卽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賂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邇者得之。其父逮問遺戍。而文舉以不與知。苟免。泄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惟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欲承苻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金。赤爲火。於相生相勝。豈有

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口口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旁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誓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督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妄於諸國之亡。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榮者云然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囂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嘵嘵者爲。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深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弒之資者也。夫惟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予以柄。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道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薰蕕迥別矣。而優柔恇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爲君子之

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爲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乘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異。知姦賊之叵測。而彬彬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憺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湄。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朞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朞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裝繪鑿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晏。徐孝嗣。文

致鬱林之惡。以揜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叢媿。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劭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訐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己甚之辭。曰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伎害之謂也。殘忍伎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甯。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惟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滄瀆。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爇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

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益甚焉。蕭鸞之弑鬱林也。謝淪與客圍碁。局竟。遂臥而不問。虜惊聞變。但曰。王徐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斲則託疾吐噓而去。謝朓出爲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爲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清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惟若淪。惊斲朓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惟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爲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間。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防閤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爲門生所殺。頭隕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爲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胄華門。清流文苑。

之選。世且以爲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鑒下壺桓彝之流。秉政而著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鑠。忘身以宏濟其艱危。乃及謝傳薨。王國寶用事以後。任大位者。有衣鉢以相傳。擅大位以爲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屢屋。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以苟保官位爲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爲浮雲之聚散。惟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爲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閭井之子弟。受一頃田於祖父。而卽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僞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僞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伐齊爲辭。行時亦孰不知其僞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僞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參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

宏之習於僞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閒。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園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之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提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不辱名教而羞常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惟宏爾。後之論者猶豔稱之。以爲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爲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爲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爲。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僞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漢儒附託之具文。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

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壻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爲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

論者以咎眇之傾險。雖然。使眇從幼隆而祕其謀。從遙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爲內應。於義旣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爲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眇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爲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眇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以相加。而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憾。握粟出卜。自能何穀。眇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誠哉其可悲乎。夫眇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焉。靜而若愚。簡而若蕩。旣已爲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間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木彊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慝而欲相告其前。而默然已退。榮不得而加辱。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得而延。庶其免夫。眇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煜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未可槩以加眇也。

東昏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爲道。不待冥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弋者之不篡。非有篡之

之心。限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篡。則於冥而篡之也。滋甚。惟使弋者忘其篡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遼。其以銷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敬則反。欲劫何允爲尙書令。敬則長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允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點而允危矣。崔慧景反。逼點召之。點弗能脫。惟日與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允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若罔知也。守其機之恆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恆。而自安於道。且若此矣。況君子之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者乎。飛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吳越之間。而不必浮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與相知。而曲爲之護。亂君亂弋弋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爲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篡也。故飛者非怙之以不可篡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與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者。亦不待冥而始決也。持已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已何知焉。是故楊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固爲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

齊之逆。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昏之虐。非蒼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甚矣。一帝殂。一嗣子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伺

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爲奪之之名。當辰之席未煖。今將之械已成。謝晦一啓戎心。而跡以興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祐也。劉暄也。蕭遙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懲。後起而益烈。汲汲焉惟手刃其君。以爲得志爾。身爲大臣。不定策於顧命之日。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顛覆。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尚。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舉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顧不偉與。於是而蕭懿獨秉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不易其節。弟衍說之而不聽。張宏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曜甫知之。勸其奔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可不謂皎皎炎炎。天日在心。而山嶽孤立者乎。沈慶之不忍廢子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領受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爲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視嗣君如圈豚。旋擁立而旋執殺之。懿之爲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撲之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

孟昶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昶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瓚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爲輕重也。乃昶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勢成。昶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知己之非裕衍之敵而不

晉書 卷之九

爭乎。曩且爲劉毅。穎胄且爲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又裕衍之幸也。曩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甯。免於兵爭者五十餘年。則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穎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篡主。惟衍差爲正者。有二。穎胄恆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欲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則其視劉文靜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爲正矣。穎胄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項帝。蕭鸞立海陵之故智耳。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嘗一日立於南康之廷。非已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禪也。又有間矣。故曰視諸篡者爲近正也。藉令穎胄不死。必陽奉南康。以與衍爭。而規滅衍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衍之惡。不可揜者。則弑和帝是已。衍固欲置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然衍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謚。則衍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葺頌。而欲師道成鸞之故轍。死而其慝隱耳。衍之所不屑也。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允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儒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獎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爲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爲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爲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尙。而王宏不知自媿。強與納交。已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懸白日。以爲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位。秉大政。傳此鬻君。販國之衣鉢者。如江祐。劉暄。沈文季。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又皆爲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范雲。於齊無肺腑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爲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同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祓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霽雨之旬。乍爲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藁藁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

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莠不發。故宋齊鬻君。販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下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謝朓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朓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朓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耶。朓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朓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爲望族。朓死而勢衰。朓終隱而其族之氣燄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朓戒弟淪以勿與。齊明篡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朓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朓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朓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家庭之內。相迫以不容。朓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爲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勸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筇。惟其所遣。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

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傅亮而翦其子。故梁廢王亮爲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獻款。屋其社。餒其鬼。殲其血。允不問而可爲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何其愚邪。或曰。人爲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既得而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非所謀。亦奚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爲君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甯。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傅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仕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永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恕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爲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緹縈吉盼之事。人皆可爲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搗梁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卽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

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搥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皓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神。欺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縈吉粉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爲。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爲周公。曹丕自以爲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做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僞而堅者。無所憚而爲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縈吉粉之爲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爲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反面相攻。而信以爲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

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爲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切而不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變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爲而信之哉。工於面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爲之怵。斯人也。雖在舊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惟恐其不至也。開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爲教。而師儒皆喻於道。未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徼名利。則學雖統於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

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極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旣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旣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溯其所始。則孫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極梏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陘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卽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爲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

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卽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極楷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柙虎而傳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爲裨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勰邪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爲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奚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爲之主者。惠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讎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爲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爲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慝。

終不覺其為邪。哀此下民。其尙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為無過。於是而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鴻鴈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忤。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為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也。咆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為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導之以和。非君與當國大臣。善為調馭。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戢韓信之驕。無以得信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驍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得將將之術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難。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驚。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宏。景宗之氣斂。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叡。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讓使先已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盧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為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鍾離之勝。功侔淝水。豈徒二將之能哉。擲盧作塞。保章。叡事。屬中。屬景宗。誤。梁制尙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為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據史之任。凡簿

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或差謬。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褻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忽而廢事。若必覈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而不肯爲。其屑爲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籍。則令史虛懸而權仍下替。蓋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載考成。別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惟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以病國殃民。如尸蚘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姦吏亦有畏焉。訶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莫畏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遵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卽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爲國民之大害也。惟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絲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協。則更益爭以繁密詰曲。銜其愼而讎其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爲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論矣。夫法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而已矣。析大綱以爲細碎之

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於目而熒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慝者。萬端詭出。而不可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遠郊農圃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且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新。而習如其故。雖閒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爲法而無啓以亂源。人可爲令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醜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閒。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獯。始有禮書。又閱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暉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惟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蓋力求大醜而畏小疵。愼而蕙。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彝倫攸斁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誣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謫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愜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其髣髴。則永墜矣。曹褒之作。

亦猶是也。要其不醜。亦豈能爲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懋者。正名其爲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誤。繇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醜。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夫禮之爲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綏也。仁義之以爲體。孝弟之以爲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歸矣。故夷狄蔑之盜賊惡之。佛老棄之。其絕可懼也。有能爲功於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尙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己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揜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辟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賈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速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弑。蓋帝猶有憚於

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憤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爲梁武而弑。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之深。因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青冀。而弗任約以秉均。抑安能違其不可盡泯之秉彜乎。不殺稷。而稷矢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謚。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赧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貴。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自視楊廣朱溫爲差矣。已有惡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惡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爲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壅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卽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伯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爲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角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爲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

擇湮。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爲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強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浸。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愾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圯。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圯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圯。終不能入。而先爲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尙自免於敗亡乎。

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袁翻李崇憂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驚闖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夫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爲。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奏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爲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爲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庫而或疲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瘁於將迎矣。非夫塗窮望盡。不獲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爲也。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爲除授之高下。於

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恭。其情儉。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爲。而爲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惟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鎮爲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嶺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荆揚徐豫之土。蟻封其垓。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醇。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疇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閒。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獎人以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徬徨疚媿。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爲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無礙之教焉。五無閒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皈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

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惟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損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爲之。越三界。出九地。翛然於善惡之外。弑君篡國。漚起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惟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儒之駁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逐名者。逍遙滄溟。自命爲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尙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蓋卽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后亂於宮闈。將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尸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爲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於任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躐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末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獎之。將何據哉。惟夫挾私罔

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讎其貪僞。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藻鑿。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惟操成法。以獎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專己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采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苗上書。請勅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甯。而寇忽起。勿論其爲夷狄。爲盜賊。皆一時慄悍之氣。警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鬪。行數里而不見與鬪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仗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中持議者。惟恐其深入。則必從。史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一則乘時徼利。而擁兵柄者。

欲詫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吝其芻粟。不恤國之安危。惟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寇之志得矣。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師。反之以不戰。坐觀其日彊。而國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強弱衆寡。虛實之數較然也。強可以壓弱。衆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授之掠奪。惴惴然驚。悻悻然起。敗軍殺將。破國亡君。愚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僊欺羸政而謗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其意於汴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殲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僞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爲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不可以僞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嫗。殺子弑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爲寒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子然一人。趨踰而拜。敕。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

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嬉。白刃已加其脰。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聞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蛾螳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爲可據。而挾之以爲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爲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爲。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遽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徼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興。歡興而已。且爲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爲近正矣。爲魏謀。爲榮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雒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卽爲歡。固不如歡之狡悍。以虔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焉者存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景爲宋王。蕭贊爲齊王。以爲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爲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景蕭贊。實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雒陽爲拓拔氏固有之。雒陽惟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離皆爲賊藪。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幼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郢青南荆。南嚮而歸已。元悅元彧羊侃相率而來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卽未能盡復中原。而雒陽爲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嗣。忘晉室淪沒之恨。恬然爲之。漫不知恥。浸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雒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念勸慶之殺顥。以據雒。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髡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口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口族爲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齧。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

宗國危。而逡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者。憊不懲而乘之以徼非望。

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惟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
榮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之閔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
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爲君。而挾之犯闕。以
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爲榮之君乎。子然一良。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
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以己爲君也。榮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
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攸廢死。元煜以疏遠之族。又
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濟幸免之身。褰裳而就之。恐後。高歡
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朗以一郡守。急起而爲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
已聞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朗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
也。煜也。恭也。朗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覆。後者急趨焉。元顥且倚梁
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慶之。高拱。雒陽。爲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
爲天子。自信其能爲天子。信人之以己爲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爲天子者多。而民
必死。欲爲將相大臣者多。而君必危。欲爲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爲士
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爲將相大臣矣。爵祿賤。廉恥墮。其苟可爲天子
者。皆欲爲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戢躡等猖狂之心。
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惟秀容之裔。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殞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卽今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爲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繇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者。斯謂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彊宗大族。以侈相尙。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斷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惟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讎也。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植幹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雍。養老興學。所爲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敵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爲猴矣。不亦可爲大笑者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爲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猴羣。而必爲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爲之哀也。故鬻詩書

禮樂於口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嬖。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紙益蒙古之亡。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爲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談說之瑣辯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終以何者爲正乎。曰。君子所辨爲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爲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口而據口口。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贅疣也。善見之在鄴。高歡之贅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卽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爲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爲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亶。以蹙薄爲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爲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卽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爲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徼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煜也。恭也。朗也。皆修所嘗奉以爲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亶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居存而自立。其爲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修之賊也。兩俱爲賊。而君子屑爲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彧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繇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脅於權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

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爲君。而曹操姑挾以爲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己爲賊。而欲弭人之弗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泰。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況修與善見。而屑爲之軒輊哉。假脩以正。而紕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脩。因推以爲統。而君子奚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尙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衰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鬩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掣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圯。舉目無可共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异簿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稱賢矣。以實求之一觴一咏。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鏡之諠。己繁興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异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爲國効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癰不治。而敬容异亟用刀鍼以傷其腠理。交相殺人。而用刀針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宏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虔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

爲申韓庸沓之傷。反爲躁競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异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之別。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夫异之爲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固不名之爲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民有漙澆。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不爲之等邪。顧其爲法爲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爲人之求遂其欲而設也。大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菲薄所堪。大而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非以窘望議者。而使儉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异之法。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爲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懦之夫。困邊民。開邊釁。日蹙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勤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尙。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

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莊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汜濫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脩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鍾吹螺。焚香唄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爲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脉。亦奚足爲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熒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翱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爲言。以父母之愛。爲貪

痴之本障。則既全乎臯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樂舉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礙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爲率性而變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爲桎梏。以君父爲萍梗。無所不爲。爲游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爲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倫。而召匪口。嗚呼烈矣。是正宏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爲國民之蠹賸矣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爲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擊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彊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爲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

二子所爲舍浮屠而惡元談。未爲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爲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明而襲之以飾其邪僞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啓其晦。不能深造。而乍與相卽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開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與相卽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爲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爲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爲僞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彷彿。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爲駢麗爲輕虛而皆僞。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繇衷之言。以自鳴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矣。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爲之一息。此天欲啓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

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爲功也。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僞也。私與僞橫行。而亂惡乎訖。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爲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敝於淫曼。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篡弒。無氣而人。屈於禽口。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能挽蘇洵曾鞏之流波者乎。俟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索臣下之纖過也。若此者。名爲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爲利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卽聽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滅裂成法而大反之。歆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聽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貪廉之分。判於雲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璽。君天下者。因其材。養其恥。勸進於善。固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

而不逸於罪罟。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鏗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纊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琛之格言。而爲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賤之吏。民邪。琛言未冷。梁社旋亡。圖存保國者。尙以察察爲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裕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爲蕩。血氣自衰。智不爲耗。衛武公之所以爲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胄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爲誣。敕曹景宗下韋叡。則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籌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給。許以執景。傅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爲腹心。旋以景爲寇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啓其疑。茫乎如舟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典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杳不

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爲之槁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爲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爲涸也。且其中歲以後。薰染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夫浮屠既已違於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爲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可無不爲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朱异謝舉之災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爲之也。神不宅形。而熟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爲內主矣。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惟蕭綜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諱目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蔡景之慝。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繹也。範也。譽也。警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遷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顧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敘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尙婦寺之仁。施禽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武帝陷之。而豈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廢教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既不然。教且不爾。是以諸子皆有

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說。二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罔不然也。子不云乎。巧言鮮仁。巧言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爲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痴愛之障也。以衆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啣魚沫。相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力蹙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大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請託。至亂之世無請託。故囑託之禁。雖設於律而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五之法。高洋賞房超。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棊以捶殺屬請之使。蓋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旣爲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弗懼。無有敢橋舉其污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蕃諫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充厲以爲能。請託絕而賄賂益濫。況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

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靈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已。

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爲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免其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強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爲兵。而徒以厲民。曠騎雖改。而未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安史亂而府兵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侮。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爾。然忿忤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愿民。以喋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瘁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鬪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爲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斲其醜謹之良。相習於競悍。度劉之燼亂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爲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爲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

爲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爲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并天下。乃興師以伐高洋。不戰而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雒陝。西自平陽。北極幽薊。東漸青兗。皆洋之有衆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北尙不支。勢不足以南及。雖前乎此者。屢以寡而勝衆。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擁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氏之地。雖耕鑿之毗。皆習戰鬪。使充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泰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爲固本保邦之永計。建威以銷夷狄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乃欲舉天下之民。且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蹶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唐之府兵。業更爲曠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之老婦。宛轉於繲綆。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蹙而兵日竄。徒死其民。而救如線之宗社者。朔方邊卒回紇援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審矣。不能反三代封建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國本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弗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厲農而祇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祇以蕪其土也。故衛

所興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他族。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爲礲土。天下皆是也。可弗爲永鑿乎。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泯。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者哉。無以自持。而因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太守張曠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曠不閑於軍旅。然矯舉自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旣無畏死之心。自可與賊爭一旦之命。而曠不爲也。慮夫爲之而不繼。則氣挫而志以搖也。微幸於僥勝。僥敗之閒。神無定守。而不能保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執而捐生已矣。此曠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黨。未嘗屈意。而曰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旣知必死。則崛起其中。若獻帝衣帶之詔。高貴鄉公援戈之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爲也。旣不欲爲。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爲也。臣子之道。居身之節。若是焉止矣。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曠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土者也。俟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早正乎位。而得若曠者以爲之輔。朱异何能惑之。侯景何能欺之。高澄何能給之。而武帝髦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

諸侯叛君親而戕骨肉。太子擁儲貳之虛名。張慄守貧弱之僻郡。居無可爲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爲也。天亡梁也。無能爲則不喪已。而永爲君子焉已耳。君子者。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爲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履晉明之位。張慄不秉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陵湘東邵陵而已矣。柳仲禮韋粲而已矣。雖矯舉以興。徒速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元帝

元帝忌岳陽王譽。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爲宇文之先驅。江左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爲者之所恃。固已。曹操據兗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譙縱據蜀。而江東不爲動搖。雖然。得地利而人和。地未可恃。人不和以內潰。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其亡也必也。故非英雄特起。天下無不可爲者。則地利亦其所必爭。梁元殘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和以內潰。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卽殺其弟憺矣。殺

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衆以受署。而囚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攻之。舍侯景之大讎。而亟戕其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卽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處城都。爲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一流失。咽吭奪。困孤城。以自斃。舉劉宏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憊矣哉。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不恤己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答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觀之。搜索駢麗。攢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綱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而失微言。且爲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爲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

以何爲。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而發爲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爲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爲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爲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爲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比。固不失爲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爲君子。無怪乎爲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爲良知之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髣髴者。其害尤烈也。夫讀書將以何爲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者。經且爲蠹。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伎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啓

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爐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尙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爲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爲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鎮京邑。可以有爲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爲梁王。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闖入。使其成也。則蕭督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爲中原留一線之日也。僧辯旣遭斐之橫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爲君。而淵明爲賊矣。乃之橫敗死。遽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餒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釁以窺梁。明矣。以其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雕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顧乃震掉失守。廢君奉賊。惟虜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爲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

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爲之鼓厲。信友不能爲之獎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質文殊尚。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惟王莽宇文泰爲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僞。蘇綽導之。自以爲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譏周官之無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爲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泰爲周公。詔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弼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四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馬於關中。而飾其羶穢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割於漸臺。泰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以亡。泰之不亡。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泰之妄。因時以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奚有於法。而況名乎。

權臣國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則擅而大則篡。聖人豈不慮焉。而五經之文。無防

制權臣之道。胡氏傳春秋。始惴惴然制之如檻虎。宋人猜忌之習。卒以自弱。而授天下於異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爲司寇攝相事之日。必以誅三桓爲亟。而何惡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兵搆亂者。王莽。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皆憤起以與京邑相競。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掠奪之惡。羸弱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驚也。非其世族與其大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草野非無桀鷲之雄。潛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侯景之亂。羊侃卒。韋粲死。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嶺表卑官。糾合粵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而建業荆江北府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峒壑之豪。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先者。駸駸爲天子矣。其次則分州典郡。握符分閫。爲重臣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翹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爲。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熊曇朗。陳寶應。奮臂以興。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膂力者。皆嘯聚其閭井之人。棄農桑。鋟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疆者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刀鈇。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有建威銷萌。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檀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卽有王敦。

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之擾爲小。而篡弒之逆爲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甯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窺竊弄兵以相吞齧也。魯之末造。三桓之子孫既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魯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強臣爲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陳高祖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爲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誅取天下。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桀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以覲得天下爲心。功既立而遂攘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誠託孤之命。遂啓逆心。非不立功。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日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天下。天下已亂。見爲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旣無功矣。蓄姦謀以從人於弒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爲禪者。朱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足以頡頏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爲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

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其矣。蕭譽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爲君。淵明稱藩於高氏。以滅君之遺孫。而擁虛號。以爲君。皆非君也。宇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洋。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旣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夫君子之有恕於隋者。則以□□代□□。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爲誅弑父虐民之獨夫。而託之乎禪。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惟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然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罔於非其道。爲愚而已矣。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自君子論之子之篡燕。齊宣王興師伐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譽導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宗社。譽者。琳之仇讎也。而譽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即□。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盟主。二三其德。荏苒妻子之

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蠶薑視之。不以爲人類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詧琳之讎也。敬帝非琳之讎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琳既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縻繫於梁。梁徵之爲司空。而不至。何爲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既爲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邪心。夫豈不能。既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篡。乃竊討賊之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爲主。一人之身。倏彼倏此。廉恥蕩然。而尙可許爲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必然。抑琳志之固然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卽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湘州。陳高祖殂。復背約而奉蕭莊。屯潁城。以稱帝。大敗於侯瑱。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惡無恆。而有時乎善。其果善與。猶不可據也。況乎其徒以名邪。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爲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追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異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今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爲人。非至愚者不爲。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

予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絜其初終以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而矜異之。待其惡已敗露而又貶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遠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被徵不屈。名爲徵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篡弒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甯陶潛是也。矯厲亢爽。恥爲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也。閒適自安。蕭清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魏野之類是也。處有餘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則韋臯种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其高下可得而覩矣。夔者。孝寬之兄。放者。世衡師道之族也。故二子者。尤相肖。其家赫然著顯。名居厚實於天下。而已得以高臥邀人主之尊獎。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子者。尤相肖也。此爲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

按种放之召始見於太宗世。衡之見在後。未知有誤否。

文帝

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帝之貪位安忍。其惡無所逃矣。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爲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質以脅陳。高祖殂。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已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而得巴蜀。蕭管爭而得江陵。其術兩讎。復以試之建業。其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戕賊行。而昌死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

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己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己。捲土而奉藩。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爲宇文氏偃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身幽谷。如劉景蕭寶寅之迷也。伸雍斷髮文身。以全孝友而大周祚。則委贄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季己以入。而已制於秦。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爲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甯。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惡知其不爲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間。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怨乎。或曰。此仁者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爲人所顛倒。一聞而已。身死則爲陳昌。國危則爲蕭警。昌不仁而文帝安。都。以不仁應之。昌先之矣。

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容不豫計者。亂一起而不知所屆。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已有其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爲。死有所爲。生有所爲。生有所爲。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計。志不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則。則爲王琳而已。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警引宇文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事雖不克。而爲吾大讎者。宇文

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篡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之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既偪而內復潰。琳乃首鼠兩端。徧奉表於二夷。觀望以拒陳。遂受高齊驃騎之命。終爲口類矣。而瑒異是。宇文氏授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力已疲。民情已釋。旁徨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篡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也。瑒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篡弒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篡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狡夷。瑒可以無死。而又爲誰死邪。若此者。瑒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宇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初無異致。瑒何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爲義。而圖功徼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瑒義在心。而不懂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爲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非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爲大惡。捐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賈允。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胥貪人也。扶人爲亂賊。居篡弒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爲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

首倡逆謀。力爲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殿而弑之。晞不自爲榮。臚也。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惟恐演之不成乎篡。何爲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獎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薄田十頃之節。又奚讓焉。然而晞慚不畏。以爲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篡奪之風。已成乎隄。當其隄者靡焉。習以爲安。而不知其動搖之失據也。民彞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弑君如獵麇鹿。篡國如掇螟蟬。無有名此爲賊。而驚心動魄者。晞固曰。吾爲其所應。爲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爲固然。從後而觀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揜不赦之辜哉。

以亂人爲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爲不可畏者。妄人也。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爲猛虎。一以爲嬰兒。一以爲羿之彀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爲大浸稽天。而可不溺也。懦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罹於凶。則惟失已而謂輕重之在物也。虞寄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迪留異以作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寺。危言不屈。寶應縱火焚寺。以脅之。威亦燻矣。而寄愈危。責寶應也愈厲。如寄者。豈不戒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乃終嶽立干仞。而不以寶應之凶悖爲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己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

放言毀度。佯狂閔默。以順之。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為亂人之所測。祇以自辱。而無補於禍難。妄之興。懦之變也。夫君子正己而已矣。可為者奚憚而不為。可言者奚憚而不言。亂人雖逆。凋喪之天良。未盡絕於夢寐。天可恃也。即不可恃。而尤生有命。何所用吾術哉。是以知虞寄之可為君子矣。歐陽紇反於廣州。流寓人士惶駭失措。而蕭引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安坐耳。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寄近寶應而危。引遠紇而安。寄直己之道行。引直己之志定。其歸一也。反是則韋思祖以畏葸為赫運。勃勃所惡而死。趙崇以輕薄為朱溫所怒而死。崇呼崇駝為山。王以謂溫。剛柔無據而可。惟其處己者未正也。

儒為君子者也。君子不可欺者也。儒而受欺於人。則不惟無補於世教。而其自立也。亦與欺為徒。因以欺人而自欺也。甚矣。養老之典。儒者重言之。不審於何以養也。則宇文邕胡孫而優俳。遂謂其可登簫韶之綴兆也。漢儒飾文而迷其本。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今且未知明帝之果可以養老。而榮躬之果可為老更否邪。雖然。當東漢之初。天下可無捐瘠離散之苦。而榮與躬非從弑父與君之臣。猶可尸此而無大慙也。宇文氏日糜爛其民。以與高齊陳氏爭。丁壯捐尸於中野。農人沒命於輓運。父老孤癯。無告者不知幾千萬。而于謹以譏詐傾危之士。左袒宇文護以弑其君。乃覲然東面登降。坐食於太學。掇拾陳言。如樂人之致語。遂施施然曰。此文王敦孝尊賢之道也。儒

者榮之。稱說於來今。爲君子儒者其然乎。文王之養老。孟子言之備矣。非飾衣冠。陳尊俎贊拜。與於伯夷太公之前也。且其爲伯夷太公。而後爲國老。桓樂李躬。何足以稱。而況于謹者。固伯夷所與言。而視如塗炭者乎。先王之政。紀於尙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之所宜取法。儒者之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亦無得而自欺者也。語雖略。而推之也。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無不在矣。漢儒之說。欲以崇道。而但侈其榮利。賓賓然。夫我則不暇也。

臨海王

觀於陳氏之代。抑不知當世之無才。何以至此極也。侯安都。周文育。程靈洗。戰而獲。獲而囚。囚而繫。以長鎖。鼠竊而逃。仍爲大將。而不慙。其武人可知矣。劉師知。到仲舉。奉詔輔政。忌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銜口敕。入相府。麾王使退。內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與羣臣謀。而不慮其拒命。五尺之童。所不爲者。身爲託孤大臣。謀君國之安危。而漫同兒戲。其爲執政者。又可知矣。夫當世豈遂無才。而至此極者。何也。人主者。以臭味養賢。以精神感衆者也。道以導之。德以得之。道德者。卽其臭味。導之得之者。其精神也。陳高祖。一偏禪之才耳。任之爲大將。而固不勝者也。而使爲天子。其僅足以致拳勇。無廉之武夫。文墨不害之文吏。非是臭味。莫相親。精神不相攝矣。徧求其時。而無其人。僅一虞寄。而出爲藩王之記室。天下之士。相帥以趨於偷。天生之人。主不成之。當世不尙

之何怪其不碌碌哉。故江東王氣之將盡也。爲之主者。氣先疲也。所知所志所好所惡。不出於頰。則人胥奔走於頰中。夕陽之照。晨星之光。趨於盡而已矣。

宣帝自太建十三年以前論高齊宇文周事皆附陳下自太建十三年隋文帝紀號開皇凡論隋事皆附隋下惟論陳事則列卷中陳隋皆中國之君南北分疆義無偏勝也

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爲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有國家者。毒衆連兵。暴骨如莽而不止。匹夫匹婦。訐訟操戈。兩敗交傷而不止。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舍此而固有利也。明於計者。方爭之頃。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圖矣。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憊。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情也。宇文氏與高齊相持於宜陽。經年不解。韋孝寬以宜陽一城。不足損益。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喪地。欲罷宜陽之兵。以防汾晉。力窮於所爭之地。而流念以芻營。孝寬可謂智矣。宇文護不能從。斛律光果棄宜陽。而築十三城於汾北之西境。拓地五百里。孝寬撤宜陽之兵。以奔命而大敗於汾北。定陽失。楊敷擒。而其所爭者亦敗。惛惛忿戾之情。亦惡足以逞哉。孝寬之機甫動。斛律光之情已移。所爭者俄頃之閒耳。迷於一往者。固不覺也。夫孝寬光皆趨利之徒也。然於忿戾相乘之頃。返念以自謀成敗。思以免無益之死傷。而不徒糜爛生

靈於尺寸之士。則又豈徒工於計利哉。利不可競也。忿尤不可不戢也。固執必勝以快其忿。幸而敗。不幸而亡。兩俱迷。則徒爲斯人之困。以自困。將有旁起者。坐而收之。匹夫之乘潮競渡。以身飽魚腹而不懲。事有大於此者。爲千古笑。不知不仁。君子之所深惡也。

爲五行之說者曰。熒惑之精。降爲童謠。言雖非實。而固有指也。熒惑者。以熒熒之光。熒熒之智。惑人者也。火之光熒熒而已。燭之而興。撤其膏薪而息矣。然當晦也。則闇行者依之以求明。故日月固不勝火。大明有耀。不足以熒熒矣。故智者求明於日月。而不求明於火。愚其有燭之者也。童謠者。熒熒而惑人者也。是之謂熒惑之精。非必天之星。降爲童之謠也。善通其義者。可以垂鑒。祖珽欲殺斛律光。而無其隙。韋孝寬密爲童謠。以閒之。而光坐誅。夫天下之爲童謠者。皆姦人造也。豈果禍福之幾。鬼神早洩其祕於童稚之口哉。鸛鶴之謠。師已造之。爲季氏解逐君之惡也。故童謠者。必有造之之人。卽其果中於事理。若河閒姪女千里草之屬。亦時有志疾惡而憊弱畏禍。師婦姑詛咒之智。喋喋於灶糞之間而已。若靈帝之國必亡。董卓之身必戮。又豈待童謠而知邪。晉文公城濮之師。勢不容於姑已者也。原田每每之誦。愚知非楚人之反閒哉。故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可詢也。出其所不意。而對以公也。民之譎言。不可聽也。先爲之成言。必其熒熒而惑人者也。祖珽之姦。高緯之愚。孝寬之詭。一童謠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畏

也哉。上愈察。下愈譎。愬譎不行。而童謠興。惑乃益不可解。王洽李邦華以死竄於小豎之口。可為痛哭者。豈徒高緯之愚乎。崇禎己巳都城被圍。兵部尚書王洽。戎政李邦華。搜簡軍政官。官屬之為童謠。曰殺了王洽。殺了李邦華。容

易殺了李邦華。走破敵人。轉濟令上。閣治被誅。邦華削奪軍政益乘。以底於亡。

中國輸歲幣於夷。自宇文氏始。突厥挾兩端。以與宇文高氏市。宇文畏其為高氏用也。歲給繒絮綿綵十萬。以縻之。高氏亦畏其為宇文氏用。而厚賂焉。夫宇文與高於突厥。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於彊。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中國之奉我常也。此驕夷狄之始禍也。宇文高氏。股削中國。以奉於其類。非其土。非其民。無不可也。而後世驚竄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不惜悉索之於民。以奉突厥。而國以安。吾亦奚不可邪。此啓惰君陋臣之禍始也。地之力。民之勞。男耕女織之所有。殫力以營之。積日以成之。委輸以將之。奉之異域。而民力盡。民怨深矣。無財無以養兵。無人無以守國。坐困而待其吞吸。日銷月鑠。而無如之何。自亡而已矣。而不但此也。方其未入中國之日。已習知中國之富。而使朶頤久矣。中國既自亡。而揖之以入為主。其主臣上下。皆固曰。此眈眈之原隰。信天地之沃壤也。肥甘之悅口。輕煖之適體。綿綵佳麗之炫目。繁聲冶奏之娛耳。求焉而即得。取焉而即盈。昔之天子。奉我而不及。今為我之臣妾。而何求不克邪。故淫虐婪取。川吸舟吞。而禹甸為荒郊。周黎為道殣。皆宇文氏之毒。延及千年。而益烈。悠悠蒼天。其如此皮骨空存之赤子何也。所為推禍始而為

之痛哭者也。

度德量力相時。以沮有爲之氣。君子弗取。而當積衰已久。立本未堅。求自保以徐圖。有爲也。則度德量力相時之說伸矣。高緯不道。亡在旦夕。陳與接壤於淮右。宣帝決策。遣吳明徹帥師北伐。庸詎非所宜爲。非所可爲者。顧使陳深計而思其所竟。緯雖必亡。吳明徹能以積弱之孤軍。搗鄰并而滅之。如宋武之於姚泓。否邪。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呂梁一步。與高氏一彼一此。交敵於兩淮。徒爲宇文氏掣高氏之肘。而利其吞齧耳。宇文之決於滅緯也。韋孝寬固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陳氏共爲犄角。必當所嚮摧殄。則其用陳而陳爲所用。可知矣。巴蜀失。江陵陷。陳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爲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爲而尙可爲也。爲宇文犄角而滅高氏。宇文無北顧之憂。而地益廣。兵益衆。氣益張。昔者齊爲陳蔽。而今則陳受周衝。去狐狸而鄰豺狼。則他日者。旣下巴荆。以乘上流。臨江介而搗建業。旁無所撓。而勢無不便。是滅齊適以自滅。不待智者而知也。當斯時也。天下之勢。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陳所急者。在江郢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卽無能奮興以決圖荆襄。抑惟固境輯民。治兵積粟。聽二虜之爭。而我以暇豫圖久遠之計。悉三吳湘廣之力。尙可爲也。計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曠莽難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猶鼠也。潛出而掠人之餘也。高氏爲己之捍衛而急撤之。陳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舍

周無慮。貪得以逞。有可爲而不可爲。爲其所不可爲。以自詫。禍己及。乃跼蹐而自縮。晚矣。高氏不滅。陳氏不亡。叔寶雖不足以固存。尙可俟他姓之興。以延江左衣冠之統。劉子業。蕭寶卷不滅。而叔寶滅乎。

諒闇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古謂殷也。周公定禮。如此闕焉。意者其不然邪。故孔子但言古。夫周公推至孝。以立極。豈三年之愛。不逮古人哉。時有易而道有訕也。殷道立。弟國恆有長君。則冢宰雖非伊傅。而不能擅命以亂天下。周道立。子而沖人。踐阼。冢宰持權。則苟非其人。固不可託也。卽其人可託矣。而小子同未在位。以周公之忠。二叔之流言。且不可遏。非貪權罔恤之姦。未有不懲周公之難。而敢於自危。以危天下者也。故殷道至周而易。道大易。則一端不得以獨存。時訕之矣。若後世之天下。尤非三代之比也。三代有天下者。名而已矣。其實則亦一國也。王畿千里。政教號令所及。今之一大省會耳。諸侯固自爲治也。則其事簡。諸侯受制於天子。而無所訕於天子之大臣。天子之卿視侯。視云者。仰而躋及之之謂也。則其任輕。諸侯入相。自有宗社。而不敢嘗試。非諸侯而相。則夾輔之公侯。可入正之。而相臣不敢自恣。則其權分。郡縣之天下。統四海於一人。總已則總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權壹。冢宰已總天下之職官。司農已總天下之田賦。司馬已總天下之兵戎。司寇已總天下之刑罰。而又總而歸之一人。此魏晉以降。錄尙書事。輔政之所以篡奪相仍也。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詰。四海無誰何者。三

年之內。以收人心。而移宗社。後雖挽之。禍已發於肘腋矣。人子受先王之託。而委之他人。庸詎可以爲孝。此後世之誣於時者。尤非僅如周而已也。夫法有常。而人無常。當周之季。皇甫尹氏之流。君親政而猶爲天下僂。詎可不言而惟其所爲。容容自保者。且以誤國而召疑叛。況其爲竇憲梁冀之跋扈者乎。又況其爲司馬懿傳亮徐羨之楊堅也乎。乃先王既使之在大臣之位矣。欲別委而弗使之總己。也不得。陶侃且怨不徒祖約也。熒熒在疚之孺子。豈能求側陋之忠賢。拔起而授之大任。其不畀宗社生民於姦邪也鮮矣。故匹夫不能逮天子之養。天子不能盡庶民之哀。情無已而量有涯。雖聖人不能盡滿人子之心。亦無如之何也。故孟子詔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未有命戒者五月。爾於此見周禮之既葬而親政也。宇文邕之令曰。衰麻之節。苦廬之禮。遵前典。申罔極。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庶乎其情理之兩得與。五服之內。依禮。百僚既葬而除。亦稱其情也。雖然。此惟天子而不得不誦爾。翟方進妄自尊。以短喪。李賢張居正怙權而喪其心。豈能託以爲辭哉。

賊聖人之道。以召異端之侮。而堅其邪辟者。小人儒也。異端則既與我異爲端矣。不相淆也。然異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於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以及乎陸子靜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則卑汗趨利。譬不畏死。而盡捐其惻隱羞惡之行。固醉夢之餘念。所不屑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

已矣。小人之趨利而無恥。君子惡之。異端亦從乎君子之後而惡之。不敢謂君子之惡非正也。惟小人而託於儒。因挾儒以利其小人。然後異端者乃挾以譏吾道之非。而曰爲小人資者。儒也。夫異端之始念。未至於無父無君。而君子窮其所歸。斥爲禽獸。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挾詩書禮樂爲寵利之資。則頑鄙殘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詫於天下。曰爲道衛也。其可賤而可惡。又奚但異端之比哉。故曰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異端之所不屑爲也。桓榮耀車服之榮。以勸門人曰。稽古之力。君子賤之。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況如熊安生者。業以儒術爲高氏國子博士矣。於高氏固有君臣之義也。宇文滅齊。鄴城方破。安生遽令埽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悲夫。其所事之君已走。其所從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毀且屋。其同列之官僚。且死且竄。其比閭連居之婦子。且殺且俘。漠然無一念之悲閔。乞高氏之餘不足。又顧而之宇文氏之播閒。以是爲儒之道也。異端之徒。稍知自好者。鄙夷之如犬豕。況君子哉。不絕小人於儒不正。儒者之誼。以使小人不致干君子之責也。無他。義利而已矣。議者苛求於吳康齋陳公甫。而引姚樞許衡於同類。不亦慎乎。

強敵在前。而以輕軍試之。非徒敗也。其國必亡。故吳明徹一潰於彭城。而江東有必亡之勢。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宇文邕殂。宇文贇無道。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不然。亡之亟矣。爲兵家之言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未然也。誠知彼而知己。則有不戰者矣。吳明

徹可以當宇文憲。章孝寬乎。蕭摩訶任忠周羅喉。可以當梁士彥王軌乎。宣帝可以當宇文邕乎。宇文氏其如高緯。祖斑穆提婆之君臣。可以姑試而幸獲乎。己不自知。知之而又何以戰邪。不可以戰而何以勝邪。然則坐而待其相加與。曰善爲國者不師。非不師而卽善也。爲國善則可以不師也。江東至是而無可取中原之勢矣。固本靖民。養兵擇將。遲之數十年。而不輕挑之。以益其勢。則尙可爲也。故孫綽王羲之之論。在東晉之初。則爲自棄。在陳之末造。則善矣。東晉雖草創。人咸憤激以圖存。有死之心。則有生之氣也。至於陳而江東之生氣。齊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蕭警王琳中起而滅裂之。陳氏偷存而銷鑠之。劉宋吞。廣固搗。長安之鋒穎。蕩盡無餘矣。然使固本圖安。而尙可爲者。以高緯之淫昏。宇文邕遲之又久。再進再退。而始決。陳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將。覆全軍之勢。宇文君臣。慎動者也。且以苻堅。拓拔佛狸爲大戒。而遽輕試席捲之雄心乎。陳僅一蔡景歷。而不能一潰。而舉國之人。皆靡引領。以望北師之渡而已矣。奚以辨大姦而必覆人之邦家者乎。則勸其主以殺人者是也。至於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而甚矣。仁絕於心。心絕於天。而後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欺其人之終迷不復。而後敢勸人以殺其天性之親。不然。雖懷忮忌。而挾私怨。不忍也。抑不敢也。鄭譯初用。而導宇文贇殺其叔父。則於滅宇文以戴楊堅也。何靳而不爲。而堅知之矣。摘其不孝之罪。不比數之於人類。而後譯之惡窮。宇文贇之不肖也。宇文孝伯對其君曰。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遂爾結舌。孝伯之可託也。宇文邕之不可導以不慈也。於斯言驗之矣。晁錯忠於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則不若盎也。不順於父。而父亟去之。其於父子可知矣。故求可託之臣。求之於根本之地。而思過半矣。

宇文邕之政。洋溢簡冊。若駕漢文景明章而上之。乃其沒也。甫三年而楊氏取其國。若撥贅雖無道。然其修怨以濫殺。惟宇文孝伯王軌而止。其他則固未嘗人立於鼎鑊之上也。淫昏雖汰。在位兩浹歲而已。邕果有德在人心。詎一旦而遽忘之。乃其大臣如韋孝寬。楊惠。李德林。高頌。李穆。皆能有以自立者。翕然奉楊氏而願爲之效死。堅雖有后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徧施也。抑未有大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爲不平而思逞也。堅女雖尸位中宮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然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邕骨未冷。而宗社已移。則其爲君也可知矣。德無以及人。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天下。天下其可欺乎。史之侈談之也。記其迹也。論史者之豔稱之也。爲小人儒者。希冀榮寵。而相效以襲先王之糟粕。震矜之以藻悅其門庭也。故拓拔宏。宇文邕。幾於聖。而禹湯文武之道。愈墜於阱。而不能自拔。試思之。惡有盛德如斯。不三歲而爲權姦所奪。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

尉遲迴可以爲宇文氏之忠臣乎。宇文闡稱帝已二年矣。父死而正乎其位。楊氏雖逼。

闡未有失德也。迴乃奉趙王招之少子以起兵。曹操所不敢奉劉虞以叛獻帝者。而迴爲之不忘。迴之志可知矣。迴可爲忠臣。則劉裕之討劉毅。蕭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敗而死也。亦晉宋仗節死義之臣乎。楊堅無功。而欲奪人之國。於是乎有兵可擁者。皆欲爲堅之爲。迴亦一堅也。司馬消難亦一迴也。王謙亦一消難也。志相若。事相競。則以勢之強弱。謀之工拙。所與之多寡。分勝敗矣。勝者幸也。敗者其常也。抑此而伸彼。君子而受姦雄之罔矣。君子不逆詐。而未嘗不先覺。以情度之。以理衡之而已矣。王凌諸葛誕。不保其不爲司馬懿。況迴輩之紆紆者乎。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楊堅無德以堪。而迴謙消難。愈不可以君天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三方滅而楊氏興。民之小康。豈迴之所能競乎。自此以後
朝事歸隋論

高頴南侵而陳宣帝殂。陳請和於隋。高頴以不伐喪班師。陳之愚而必亡。隋之智而克陳。皆於此徵之矣。陳隋疆弱不相敵。明矣。宣帝殂。叔陵狂逞。嗣子傷。內不靖而未遑外禦。權下隋以紓難。何言愚也。弱者示人以弱。則受陵乘也。無己。高頴之兵。固不足畏者也。隋主初篡。而位未固。以司馬消難之在陳。有成心焉。頴之南侵。聊以禦陳耳。非能有啓疆之志也。既分兵以南侵。千金公主。高寶甯。又挾沙鉢略以入寇。隋固急欲輟南軍而防北塞。陳於此正可晏坐。以全力固封守。待其疲敝而空返。乃蕙怯柔巽。暴其虛枵。惶遽之情實。使隋得志以班師。而測其不自振之隱。使洋洋而盜名以去。故愚甚也。頴

不伐喪義也。而何但言智也。奪人之國而無慙。欺人之孤而不恤。以女事人。而因攘其宗社。不以爲恥。隋之君臣。豈能守規規之義。閱人之喪。而不伐也哉。乘喪而急攻之。固敗道也。非勝術也。陳雖弱。江東之立國久矣。非其可以必得。未易傾也。庸人之情。常危而懼。稍定而忘。君薨嗣子初立。內難方作。而疆敵壓境。君臣皆惴惴焉。外雖請和。而內固不自甯也。知其且亡。而迫於不容己。則人有致死之心。以爭存亡於一決。類以偏師深入。攫必死之怨憤。而吾軍欺其羸弱。挾驕以徼幸。猝與困獸相當於其內地。未有不敗者也。幸而請和之使至矣。假不伐喪之美名。以市陳。實收全師不敗之功。以養威而俟時。故隋智甚也。不伐喪矣。許之和矣。陳之廷。愚者曰。隋有仁義之心。不吾并也。黠者曰。隋有隙而不能乘。無能爲也。於是而君驕臣怠。解散其憂懼。枵然以自卽於安。信使往來。禮文相匹。縻其主於結綺臨春賦詩行樂之中。則席捲而收之也。易於拾芥。善勝敵者。不乘其憂危。而乘其已定之情。已衰之氣。隋之智。非陳之所能測也。自弛於十年。而國必亡。姑待之十年。而必舉其國。一智一愚。一興一亡。於此決矣。故善謀國者。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不震掉失守於一朝。不席安自弛於彌日。孰得而乘之哉。而庸人不能也。庸人之愚。智人之資。嚮令陳人請和之使不出。高頴且進退無據。而恭然以返。隋氣挫而陳可以不亡。夫豈陋君具臣之所及哉。

後主

大臣不言。而疏遠之小臣諫。其國必亡。小臣者。權不足以相正。情不足以相接。驟而有言。言之婉。則置之若無。言之激。則必逢其怒。大臣雖營救而不能免。能免矣。且以爲爲幸。而言爲徒設。況大臣之媚忌。以相排也乎。大臣者。苟非窮凶極悖之主。不能輕殺也。故言可激也。苟非菽麥不辨之主。從容乘牖以入。故言可婉也。大臣秉正於上。而小臣亦恃之以敢言。然後可切言之。以曲成大臣之婉論。交相須也。而所恃者。終大臣也。大臣不言。小臣乃起。而有言。觸昏昏者之怒。以益其惡。未有不亡矣。夫大臣既導君以必亡矣。則爲小臣者。將何如而可哉。去而已矣。陳後主國垂危。而縱欲以敗度。傅縡、章華危言而見殺。陳之亡。遲之十年而猶晚。而二子者。亦捨身飼虎之仁。君子所弗尙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經者謂洩冶失語默之節。不如高哀之全身。非也。微者名姓不登於春秋。曰殺其大夫而著其名。洩冶貴大夫也。諫而死。允矣。高哀名姓登於史策。亦貴大夫也。而去之。失臣節矣。繹與華。非洩冶比也。胡爲其以身試醒人之暴怒邪。其情忿。其言訐。惟恐刃之不如於項。而無救於陳之亡。何爲也哉。誠不忍故國之淪沒。而恥爲隋屈。山之涯。水之涘。庸詎無潔身之所。而必於刑人之市。以置此父母之遺體乎。於是而江總之邪益成。於是而施文慶、沈客卿之勢益張。於是而盈廷之口益箝。於是而隋人問罪之名益正。故陳必亡者也。殺二子而更速也。蕭繹者。浮火方張。投以桐琴。而斃逾速。二子之以自處而處人之宗社。無一可者也。

名教之於人甚矣。國雖破。君雖降。而下猶以降爲恥。不能死而不以死爲憂。行其志以
免於慙。名教未亡於心也。陳亡。袁憲侍後主而不忍去。許善心奉使未返而衰服以臨。
周羅暎大臨三日。而後放兵散仗。陳叔慎置酒長歎。而謝基伏而流涕。任瓌勸王勇求
陳後立之。不聽。而棄官以隱。於仗節死義。未能決也。而皆有可勸者焉。慕容姚苻高氏
之滅。未有此也。其或擁兵而起。則皆挾雄心以徼利者爾。晉南渡。而衣冠移於江左。賢
不肖之不齊。而風範廉隅。養其恥心者。非暴君篡主之能銷鑠也。諸子之不死。隋不殺
之耳。皆無自免於死之道也。無求免於死之道而不死。不死不足以爲其節累。且陳氏
之爲君微矣。其得國也不以義。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所不忍亡者。永嘉以來。中原
士大夫之故國。先代僅存之文物。不忍淪沒於一旦也。雖然。陳不能守而隋得之。固愈
於五胡之種多矣。諸子者。視家鉉翁謝枋得而尤可不死。然而毅然以名教自盡也。不
尤賢乎。

讀通鑑論卷十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課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覈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爲言行。而正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敦倫。不自知也。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爲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弒奪攘之謀。爲內聖外王之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爲是。歆其榮寵者。衆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闞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卽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以徼幸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奪人爲節用。以小惠爲愛人。如斯而已。外此無一似也。威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根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僞。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大義。論語孝經。爲鄙夫之先資而已矣。

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卽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民有流俗之淫與儷而相沿者矣。人也。非天也。其相沿也。不可卒革。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天不可知。知之以理。流俗相沿。必至於亂。拂於理則違於天。必革之而後安。卽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亂之司。人所習而安焉。則民視卽天視矣。雖聖人弗與易矣。而必爲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纖曲塗飾而徒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歷雖精。而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敖下荒。不能釐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今。歷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間哉。小戴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也。其曰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尊於冕服。而周之冕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龐奇豔靡。足以淫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吾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無疑。卽可知其爲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爲上服之尊。建爲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韞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間。而不過尊之。以爲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

人也。即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爲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卽爲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卽爲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爲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啓之也。政爲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爲杖。改杖爲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眞蒙古之所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止矣。梟之磔之。輓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扼腕齧齧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憯乎。隋一天下。獨索虜鮮卑之虐。以啓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惟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千里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冗府吏之考課。升斗銖銖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堙洩。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郎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讎私者。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爲得矣。左右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繇小而之大。繇衆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蹟。而曲成乎蠢蠢者也。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末繇以得理。沉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隋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爲獨得者。然其大概。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爲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爲之期。而勞甚矣。開有啓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澇。以爭天之燥溼。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洩。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賠補運之害。特其一委之水。庸人儉以爲安。而見爲利耳。夫無漸可循。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蕘稗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爲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迫促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簡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憂其汎濫。而更爲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蓋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

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即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天下。爲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蟲蝕而不可食也。日儲粟以一石爲率。將限之耶。抑貧富之有差耶。有差而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追計他年。均之爲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其惰者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勤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其甘之。不應。抑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甯。而訐訟興。何義之有。而惰窳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怠。況乎人視爲不得已。而束於法以應令。穰覈溼腐。雜投而速蠹。僅以博好義之虛名。抑何爲者耶。沉行之久而長吏玩爲故常。不復稽察。里胥之乾沒。無與爲治。民大病而勾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以止矣。寬其役。薄其賦。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糶以濟之。而防之平日者。抑商賈。禁貨傭。懲游惰。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民必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道殣者。此其人自絕於天。天亦無如之何。而何事損勤苦之民。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敖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公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不節之情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捐己以惠民。且不

知養民之大經。况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爲己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世。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爲人上者而行之。其視梁惠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趣。夫亦反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子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舌敝穎禿。而聽之者藐藐。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獎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恤逆子。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如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隋文帝於陳郢州之叛。而請降。則拒而弗納。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隋。請其死。生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從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并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顧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子。俾咸順於君父。而蠲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悍妻。惑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梟獍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內。戈矛逞而天性殘。四海之稱兵。不旋踵而蠶起。此又何也。繇此而知忠孝者。非可立以爲教。而教人者也。以言教者。不足道固已。徒以行事立標準者。亦迹而已矣。夫忠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惟心可以相感。而身居君父之重。則惟在我之好惡。爲可以起人。

心之惻隱羞惡。而遏其狂戾之情。文帝以機變篡人之國。所好者爭奪。所惡者馴謹也。制之於外。示彞倫之則。伏之於內。任喜怒之私。其拒叛臣絕逆子也。一挾名教以制人者也。幽曖之地。鬼神瞰之。而妻子尤熟嘗之。好惡之私。始於拂性而任情。既且違情而殉物。悍妻逆子。或餌之。或脅之。顛倒於無據之胸。則雖日行飭正人倫之事。而或持之。或誘之。終以怨毒而賊害之。無他。心之相召。好惡之相激也。嗚呼。方欲以綱常施正於裔夷。而濺血之禍。起於骨肉。心之幾。亦嚴矣哉。好惡之情。亦危矣哉。故藏身之恕。防情之辟。立教之本。近取之而已。政不足治。刑賞不足勸懲。況欲以空言爲求亡子之鼓乎。周禮鄉則比閭族黨。遂則鄰里。鄩鄙各有長。司其教令。未詳其使何人爲之也。就農民而爲之。則比戶之中。樸野之氓。非所任也。其黠而可爲者。又足爲民害者也。且比鄰之長。雖微。而列於六官之屬。則既列於君子。而別於野人矣。舍其耒耜。而卽與於班聯。不已媿乎。意者。士之未執贄以見君。而小試之於其鄉。凡飲射賓興。所進於君之士。皆此屬也。固不耕而有祿食。士也。非民也。惟然。則可士可大夫。而登進之塗遠。則當其居鄉。而任鄉之教。固自愛而不敢淫泆於其鄉。庶幾不爲民病。而教化可資以興。然周禮但記其職名。而所從授者。無得而考焉。則郡縣之天下。其不可附託以立鄉官也。利害炳然。豈待再計而決哉。成周之治。履中蹈和。以調生民之性情。垂爲大經大法。以正天下之綱紀者。固不可以意言求合也。故曰。人也。非政也。但據缺略散見之文。強郡縣之天

下。銖索以肖之。王莽之所以亂天下也。而蘇威效之。令五百家而置鄉正。百家而置里長。以治其辭訟。是散千萬虎狼於天下。以攫貧弱之民也。李德林爭之。而威挾周禮以鉗清議之口。民之膏血。殫於威佔畢之中矣。悲夫。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春秋之世。萬國併。五霸興。而夫子許行簡者。以南面。況合中夏於一王。而欲十姓百家。置聽訟之長。以燻亂之哉。周之衰也。諸侯僭而多其吏。以漁民而自尊。蕞爾之鄒。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未死者不知凡幾。皆鄉里之猾。上慢而殘下者也。一國之提封。抵今一縣耳。卿大夫士之食祿者。以百計。今一縣而百其吏。祿入已竭。民之產矣。卿一行而五百人從。今丞尉一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於賦役。汙暴者又奚若也。況使鄉里之豪。測畜藏以側目。挾恩怨以逞私。擁子弟姻亞以橫行。則孤寒撲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所師於三代者。道也。非法也。竊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是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

聲音之動。治亂之徵。樂記言之。而萬寶常以驗隋之必亡。顧其說非可一言竟也。有聲動而導人心之貞淫者。有心動而爲樂之正變者。其感應之幾。相爲循環。而各有其先後。謂聲動而心隨之。則正樂急矣。謂心動而樂隨之。則樂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倘於無道之世。按韶夏之音而奏之。遂足以救其亡乎。不可得也。雖然。未有無道之世。不

崇淫聲侈哀響。而能以韶夏之音爲樂者。於是而知志氣之交相動。而天人之互爲功矣。且以寶常之言。直斥何妥之樂。爲亡國之音。隋文何以不悅。終廢寶常而謂何妥之樂曰。沿沿和雅。與我心會。則盛世之音。必不諧於衰世之耳。其諧不諧者。天也。非人也。乃惟帝任詐以取天下。呢悍妻狎逆子。任其好惡於非僻。則心流於邪。而耳從心爾。然則治心而後可以審音。心者其本也。音者其末與。乃何妥衰亂惛淫之樂作。遂益以導煬帝邪淫無厭之心。而終亡其國。則樂之不正。流禍無涯。樂又本而非末矣。古先王之作樂也。必在盛德大業既成之後。以志之貞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而不先之於樂。知本也。然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以成一代之樂。傳之子孫。而上無淫慝之君。流之天下。而下無乖戾之俗。則德立功成。而必正樂。亦知本也。嗚呼。自秦廢先王之典。而樂亂。自契丹女眞蒙古入中國。毀棄法物。而樂永亡。惟聲音之自然者。流露於人心耳手口之間。時亦先兆其治亂興亡之理。於是樂惟天動以感人。而人不能以樂治心。召和平之氣。凡先王所以治。聖人所以教。俱無可爲功於天下。固有心者所留憾於無窮也。天不喪道。又惡知無聖人者興。無師而得天之聰明。以復移風易俗之大用乎。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詠歎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蘇洵氏始爲虔矯桎梏之文。其子淫蕩以和之。而口口遂淪於亡。亦志氣相召之幾也。取士者有權。士之以教以學。也有經。舍其大經。矜其小辨。激清繁繞。引哀怨以趨儉薄。亦惡知其所底。

止哉。

以德化民至矣哉。化者。天事也。天自有其理。氣行乎其不容已。物自順乎其則而不知。聖人之德。非以取則於天也。自修其不容已。而人見爲德。人亦非能取則於聖人也。各以其才之大小純駁。行乎其不容已。而已化矣。故至矣尙矣。絕乎人而天矣。謂其以德化者。人推本而爲之言也。非聖人以之。如以薪煬火。以勺灑水。執此而取彼之謂也。夫以德而求化民。則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立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持券取償而得其固然也。則猶誠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僞矣。挾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僞以應之。上下相率以僞。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夫爲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至於內行之修。則尤無與於民。而自行其不容已。夫豈持此爲券。以取民之償哉。自漢龔黃卓魯之見褒於當代。於是有僞人者。假德教以與民相市。民之僞者應之。遂以自標於物。榜之曰。此德化之效也。東漢之末。矯飾之士。不絕於策。至於三國。迄乎梁陳。豈無循良之吏。而此風闐然。時君之所不尙。褒寵不及。僞人茶然而返耳。至隋而蘇威劉龔。襲六經之膚說。以干文帝。帝利其說。以詫治定功成之盛。始獎天下以僞。而辛公義劉曠。詭激飾詐之爲。輒然表見。以徼榮利。公義則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繫獄。則宿廳事。不歸寢閣。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遂以獵無訟之虛名。遷美

官而傳於史冊。嗚呼。是時也。君臣相戕。父子相夷。兄弟相殘。將相相傾。其上若此。則閭巷之民。相甚相仇。相噬相螫。不知其何若。而公義與曠。取美譽。弋大官而止。後無聞焉。無訟者。孔子之所未遑。德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區區一俗吏。以掉舌於公庭。暴形於寢處。遂勝其任而愉快乎。何易繇言而重爲僞人之欺耶。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尙政者。不足於德。尙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上下相蒙以僞。姦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燄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爲也。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爲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於斯時而爲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庶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民之猝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爲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爲之所哉。惟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輯甯爾。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戶口歲增。京輔三河。地少人衆。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贍生也。惟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爲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

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惟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戶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耶。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歛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蕃。地未盡辟。效職力於爲工爲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遑。而亟登之版籍。則衣食不充。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歉。而實籍其戶口者之無餘。而役其戶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欲奪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巡秦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爲均田。以塞其勾免之口。故曰。惟然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衆而不亂。夫豈患京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鄧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以盛。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漢祚以長。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令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則爲均田之說者。王者所必誅而不赦明矣。

開皇十四年。詔給公卿以下職田。其時天下已定。民各守其先疇。不知何所得田。以給之。史無所考。大抵其爲亂政無疑矣。先是官置公廩錢。貸民收息。誠裨政也。於是蘇孝

慈請禁止之。給地以營農。意且謂此三代之法。可行無弊者。而豈其然哉。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爲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卽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爲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而田亦不至於汙萊。郡縣之天下。合四海九州之人。以錯相爲吏。官無定分。職無常守。升降調除。中外南北。月易而歲不同。給以田而使營農。將人給之乎。貴賤無差。予奪無恆。而且不勝給矣。將因職而給之乎。有此耕而彼穫者矣。而且官不習於田。一授其權於胥隸。胥隸橫於阡陌。務漁獵而不恤其荒瘠。閱數十年而農非其農。田非其田。徒取沃土而滅裂之。不足以養士。而徒重困乎民也。故職田者。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放公靡錢以收息。所以毀官箴而殃民。在所必禁者。君子與小人。義利之彊畛。不可亂耳。力耕者。亦皇皇求利之事也。故夫子斥樊遲爲小人。而孟子以不耕而食。爲不餐素之大。有天下者。總制郡縣之賦稅。領以司農。而給百官之祿入。俾逸獲而不與民爭盈縮。所以靖小人而迪君子於正道之不易者也。祿入豐而士大夫無求於民。猶恐其不廉也。乃導之以與襪襪之夫爭升斗於秉穗乎。蘇孝慈者。知公靡錢之非道。胡不請厚其祿。以止其貪。而非三代之時。循三代之跡。以徒亂天下爲邪。隋文帝。錯銖之主也。以爲是於國無損。而可以益吏。且可竊師古之美名。遂歆然從之。溯古之士。且以爲允。後世有官田。有學田。有藩王勳戚之

莊田皆沿此以貽害於天下。創制宜民者。盡舉以授民而作賦。庶有瘳乎。文帝蓄疑御下。芟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鄭譯盧賁柳裘。或黜或死。防其以戴己者。戴人固也。其戮力以混一天下者。若史萬歲王世積虞慶。則誣訐一加。而斧鑕旋及。至於賀若弼高潁李德林。倚爲心膂。不在楊素之下。而弼下吏幾死。潁除名。德林終廢。徒於楊素投膠漆之分。舉天下以託之。何坦然無疑。而盡易其猜防之毒也。乃素卒比附逆廣。以推刃於帝。夫豈天奪其衷與。不然。何疑其所可不疑。信其所必不可信。如斯之甚也。隋之諸臣。惟素之不可託也爲最。非但潁弼德林之不屑與伍。卽以視劉昉鄭譯。猶有懸絕之分。何也。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用兵也。求人而殺之以立威。使數百人犯大敵。不勝而俱斬之。自有兵以來。惟尉繚言之。惟素行之。蓋無他智略。惟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其營仁壽宮也。丁夫死者萬計。皆以殺人而速奏其成。曠古以來。惟以殺人爲事者。更無其匹。嗚呼。人之不仁。至於此極。而猶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猶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與其謀乎。文帝之項領。日懸於素之鋒刃而不知。豈徒素之狐媚以結獨孤后。而爲之覆翼乎。抑帝慘毒之性。臭味與諧而相得也。故曰。君不仁。則不保其國。臣不仁。則不保其身。不仁者。樂與不仁者狎。而信之篤。雖天子不保其四體。素之族。至其子而乃赤。猶晚矣。故惻隱之心。存亡生死之幾也。夫人性之弗醇。習之不順。惻隱之心。不足以發。惟好惡之不迷。不樂與不仁者處。而利賴之。惡其可損。禍其可

輕乎。

太子勇。眈聲色。狎羣小。而逆廣立平陳之功。且矯飾恭儉。以徼上寵。鈞下譽。聲施爛然。文帝廢勇而立廣。雖偏聽悍妻。致他日有獨孤誤我之歎。然當廣惡未著。勇德有愆之日。參互相觀。亦未見廢立之非社稷計也。而奚以辨之哉。廣之所以惑獨孤者。曰阿廢大孝耳。婦人喜囁嚅。洎沫之愛。無足怪者。帝固熟察人情者。而何亦懵焉。天下有孝於父母。而忍賊害其兄弟者乎。勇雖不德。然知廣之陷己。終未嘗求廣之過。暴之父母之前。廣則伏地流涕。曰不知何罪。失愛東宮。勇無言而廣亟於譖。勇猶自處於厚。而廣之不仁。不可揜矣。故人之甚不仁也。易見也。父子兄弟之不若夫人。所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懿親。與其執友。則雖禍且相及。而固不可訐之相告。使觸其怒。以傷天性之恩。卽其懿親與其執友。不容不告。而必謀其曲全之術。若直訐其陰私。以激吾之譴責。則必其人天性固絕於己。而忿戾以求快其私者也。夫人且然而况同生兄弟。均爲父母之子。而浸潤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尙可信爲大孝。而可以生死存亡託之者乎。勇於見廢之日。再拜泣下。舞蹈而出。終不訟廣之見誣。而適其隱慝。然則使勇嗣立。隋尙可以不亡。藉令不然。亦何至逞梟獍之凶。如廣之酷邪。故勇與廣之賢不肖。未易辨也。而廣訴勇。勇不訴廣。其仁心之僅存。與其澌滅。則灼然易知也。天下未有忍奪其兄之孝子。古今無有讒毀我子弟。勸令殺戮屏棄。而爲可託之人。兩言而決之有餘矣。

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所謂德之共者。謂其歛耳目口體之淫縱。以範其心於正也。非謂吝於財而積之爲利也。所謂惡之大者。謂其蕩心志以外榮。導天下於淫曼也。非謂不留有餘以自貧也。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儉吝二者。迹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吝於財而文之曰儉。是謂貪人。諺曰。大儉之後。必生奢男貪吝之報也。若果節耳目。定心志。以恭敬自持。勿敢放逸。則言有物。行有恆。卽不能必子之賢。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爲惡之大而已矣。奚以明其然邪。仁壽宮成。賞封德彝而擢爲內史。耳目之欲。力制而不能制也。盜邊糧者。升以上皆斬。積聚之貪。誇富強而惟恐不豐也。宋武藏農服以示子孫。齊高欲黃金與土同價。皆此而已矣。是下邑窮鄉。銖積絲粟。以豪於閭井者之情。而奚足爲儉哉。視金粟也。愈重。則積金粟也。愈豐。取之於人也。愈工。而愈不憂其匱。而後不肖之子孫。無求弗獲。而以爲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莫財若也。太子勇之飾物玩耽聲色。逆廣之離宮別館。塗金堆碧。龍舟錦纜。翦采鋪池。裂繪衣樹。皆取之有餘。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文帝心計之所聚。而以豐盈自侈者也。祇速其亡。又何怪乎。若夫賢者之儉。豈其然哉。視金玉若塵土。錦綺若草芥。耳目不淫。心志不惑。澹然與之相忘。而以金粟給小人之欲。君臣父子。相競於義以賤利。其必不以爲誨奢之媒審矣。夫惟大吝之後。乃生奢男。豈儉之謂哉。

文帝之察也。肘腋有楊素之姦。而信之篤。宮闈有逆廣之凶。而愛之專。卒以殺身而亡國。無他以塗飾。虛僞籠天下。情以移。志以遷。而好惡皆失其本心。樂與僞人相取狎焉。而不自知也。王伽者。天下古今之僞人也。罷遣防送之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而曰如致前郤。當爲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而至。夫參等身蹈重法。固桀敖不軌之徒也。伽何恃而以死嘗試其誠僞。前乎此者。未聞伽有盛德。至行足以孚豚魚也。一日而以父母之身。與罪人市。豈其愚至此哉。且李參等已至京。而待配於有司矣。孰使帝聞之而驚喜。則伽與參等。探知帝之好虛僞。以飾太平。而相約以成詭異之行。標榜自銜於帝之左右。俾得上聞。帝果爲之下詔曰。使官盡如王伽。刑措其何遠哉。伽乃擢爲雍令矣。參等乃予宴而赦矣。帝已爲伽持券而取償。而帝不知也。非不知也。知之而固喜。其飾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而欺天下也。是其爲情。與王劭上靈感志而焚香歌誦以宣示之無異。惟然。故楊素僞忠。而帝且曰。吾有忠臣。逆廣僞孝。而帝且曰。吾有孝子。情與之相得。心與之相習。不復知此外之有心理。亦將曰。文王之孝亦廣。周公之忠亦素而已矣。孔子之綏來動和亦伽而已矣。古今惡有聖賢哉。飾以爲之。而即可傳之萬世。則懷姦畜逆者。方伏刃以擬其項領。固迷而不覺。始以欺人。終於自罔。身弑國亡。若蹈火之必灼。狎水之必溺也。豈有爽哉。夫聖人者。同於人者也。爲創見之事。舉世驚之。必有僞焉。秉正者所弗惑也。若伽者。固不容於堯舜之世。惟不容焉。斯以爲堯

舜之智與。

煬帝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內獨隋煬帝曰道廣。以其與劉劭同其覆載不容之罪。且時無夷狄割據不必伸廣以明正統。

牛弘問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事不濟。炫答以古之文案簡而今繁。事煩政弊。為其所繇。此得其一於末。而失其一於本也。文繁而覆治重疊。追證荒遠。於是乎吏求免纖芥之失。而朦朧游移。上下相蔽。不可致詰。此治道之所以敝。教令之所以不行。民人之所以重困。姦頑之所以不戢者。而非府史之勞也。苟求無摘而粗修文具。一老吏任之而有餘矣。乃府史之所以冗多而不理者。權移賄行。而役重。民之貪頑求利。與竄名避役者。競趨於府史胥役之一途。則固有目不識文案。身不親長官者。篡入其中。而未嘗分理事之勞。事惡得而理也。周禮之所以可為萬世法者。其所任於府者。謹其蓋藏。所任於史者。供其篆寫。而法紀典籍。一委之士。士多而府史固可少也。士既以學為業。以仕為道。則苟分任於六官之屬者。皆習於吏事。而嫻於典故。政令雖繁。無難給也。周之所以久安長治。而政不裨。官不疵。民不病者。皆繇於此。士則既知學矣。學則與聞乎道矣。進而為命士。進而為大夫。皆其所固能致者。則名節重而官坊立。雖有不肖。能喪其廉隅。而不能忘情於進取。則吏道不汙。而冒法以讎姦者。十不得一。且夫國家之政。雖填委充積。其實數大端而已。銓選者。治亂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紐也。錢穀者。國計之本也。賦役者。生民之命也。禮制者。人神之紀也。刑名者。威福之

讀通盈論 卷十 隋煬帝

權也。大者舉其要。小者綜其詳。而莫不繫於宗社生民。綱紀風俗之大。其纖微曲折。皆
涓澆仁暴之機也。而以委之刀筆之猥流。謀盡於私。而智窮於大。則便給於一時。而遺
禍於久遠。雖有直剛明哲之大臣。未能勝也。如唐滑渙。一堂後小吏耳。鄭餘慶。一斥其
姦而旋卽罷相。其可畏而不可挽也如此。乃舉國家之事。不屬之名義自持之清流。而
委之鄙賤乾沒之宵小。豈非千金之堤。潰於螻壤哉。參佐清談而濁流操柄。愈免小失。
而愈釀大憂。然後知周禮之法。卓然非後世所及。炫儒者也。何不曙於先王立教之本。
而長言之。以垂爲永鑒。區區以文之繁簡者爲言。九州混一之世。文法何易言簡也。
人。以才自旌。以智先人。功亦立。名亦著。所行亦不大遠於正。而及其成局已終。歲時已
過。則猥末跼躅。名節不立。而抑不保其身。則漢朱儁。皇甫嵩。隋之高颺。賀若弼。是已。嗚
呼。士苟無卓然自立之志。以輔其氣。而祿位子孫。交集而縈之。則雖以儁與嵩。秉正以
匡亂者。尙困於董卓。而不能立義以捐生。况頰與弼乎。當其盛也。智足以見事幾。才足
以濟險阻。年力方強。物望方起。又遇可與有爲之主。推獎以盡其用。則億而中爲而成。
心無顧恤。而目空天下。可爲也。則爲也。於是而功名赫然。表見於當世。曾不知其時遷
世易。智盡才枯。而富貴已盈。子孫相累。暗爲銷謝。茶然一翁。嫗之妹媛。則誅夷已及。既
不能奮起以蹈仁。復不能引身而避禍。昔之所爲英豪自命者。安往哉。此志士之所深
悲。而君子則早知其衰氣先乘。莫能自勝也。楊廣之弑君父。殺兄弟。驕淫無度。其不可

輔而不相容。塗之人知之矣。頰之料敵也。目懸於千里。而心喻若咫尺。弼輕楊素韓擒虎。而自詡以大將。夫豈不能知此。而遂無以處此者。乃不能知也。不能處也。嚙嚙於李懿。何稠。佞幸之側。以訐廣之失。其所指摘而重歎之者。又非廣之大惡。必致敗亡者也。徵散樂而已。厚遇啓民可汗而已。舍其大。訐其小。進不能抒其忠憤。退不能守以緘默。駢首以就狂夫之刃。悲哉。曾頰與弼之錚錚。而僅與王冑薛道衡。雕蟲之腐士。同膏鈇鑽乎。其愚不可警。其懦不可扶。還令頰與弼自問於十年之前。而豈屑爾哉。高堂曲榭。金玉紈綺。老妻弱子。繫累相嬰。銷耗其丈夫之氣。則雖有憂世之心。徒喁喁嘖嘖於匪人之側。禍之已及。則瘖死屠門。如在胎之羔犢矣。故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剛。足以犯難而立功者。豈足恃哉。儻與嵩扶義以行。且不能保於既衰之後。況二子之區區者乎。衰矣而不替其盈。惟方剛而豫讓其度。制其心於田廬妻子之中。身輕而志不靡。則迨其老也。伏櫪不忘千里之心。以皦皦垂光於白日。而亦奚至此哉。君子者。非以英豪自見者也。然於道義名節之中。自居於大矣。年彌逝而氣彌昌。非頰與弼之所與也。然觀於頰與弼。而益知所戒已。

高麗弱國也。隋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來護兒宇文述。雖非制勝之將。而北摧突厥吐谷渾之疆。南渡海。俘殺琉球。則空國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焉。況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席全盛之天下。節制興

兵以加叢爾之小邦。然而終不可勝者。非隋唐之不克。而麗人之守固也。隋方滅陳。高麗聞之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則前此者。皆固結人心。擇將練兵。積芻糧。修械具之日也。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耶。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援。而固圉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久。其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彊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孰繫之。能懼之心。繫之也。夫既有其國。即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臣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高緯亡而叔寶不懼。孟昶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已加。則惴惴然而莫知所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朽索枯樁。雖繫之。其將何濟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彊。愚者。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懼。而降服。爭媚以交攻。抑不如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宋高畏女真。而忍稱臣之辱。大讐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其苞桑。與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尙知愧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盜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廣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爲控制。迨其開關出擊。而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衆。一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

尾子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擁衆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去涿數百里耳。平蕪相屬。曾無險隘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衆。募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爲寇於秦也。易而於隋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迨觀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閒。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聾。下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睨盜賊爲疥癬。而自倚其彊。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閒。進可以徼功。退固之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憚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蝟。卽且之毒也。而困於蝸。其所輕也。故楊元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惟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萊。不在獨夫心目之中。夫且曰。以元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穎賀若弼而旣誅夷矣。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尙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僅有一張須陁者。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辛自殪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歛。

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彊不可拔也。楊元感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爲者。知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甚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秦之亂。天下讜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掠奪之害。不滋。惟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已。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徧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趙魏。南迤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赤眉將敗。乃擁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不自以爲君。賊衆亦不以盆子爲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濟。竇建德劉元進朱燮管崇杜伏威劉苗王王德仁孟讓王須拔魏刀兒李子通翟讓攘臂相仍。凡六年矣。無有以帝王自號者。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爲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爲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齧。而愿弱者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弘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爲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胥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將采旣劉。萌蘖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爲安。而天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實之外甚矣。然而虛擁其名。尙不如其無名也。旣曰帝矣。曰王矣。爲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卽殘忍顛越。鄙穢

足乎訕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蛇豕自居。惟其突而惟其螫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以歛束暴人之虔。劉而翕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寶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禍且爲之衰滅。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僞者愈於無。沉崛起於厭亂之餘。以又安四海者哉。忌天下之疆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頴。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胄。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已以奪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猥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爲物之所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縱酒納賄。託於汙行。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爲崛起之資。夫人君卽昧於賢不肖之分。爲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僞爲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讐其姦。未有以縱酒納賄。而推誠委之者。此豈徒逆廣之迷亂哉。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

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爲人君者。惟恐人之修潔自好。竭才
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生民之荼毒。尙忍言乎。以宇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
嚮。夫豈待賢於己者。而後可以亡己哉。祇以賊天下。使父子離而爲塗殍。故天下之惡。
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
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爲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
爲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
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積則不可以約爲藏。藏則易
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玉之韞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緘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
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
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民之甚急者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
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
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爲國
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水旱而告糴於鄰國。一或不
應。而民以餓死。故導民以蓋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王。舟車銜尾以相濟。而
斂民之粟。積之窖窳。鬱爲麴塵。化爲蛾螿。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粃。睨高廩大

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爲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軍。宮匠胥之仰給。爲數十年之計。置維口興。維回。維黎。維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亟起。雖死而不恤。旋撲旋興。不亡隋而不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祇爲李密聚衆。唐公得民之資。不亦愚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偏於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盈。給其窮奢。尙有贏餘。以供李密。唐宮之撝散。皆文帝周於攘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聚則財無不聚。召奢誨淫。皆此粟爲之也。貫五穀者。如是。以爲貴。則何如無貴之爲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饑。斲枵腹者之饗飧。奮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糶貴。徒以長子弟之驕奢。召怨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奪之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殲於道。豪民逞。貧民斃。爭奪興。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愚愦不知。猶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楊廣之逆彌甚。李氏雖爲之臣。然其先世。與楊氏並肩於宇文之廷。迫於勢而臣隋。非其所樂推之主也。則遞相爲王。懲其不道。而代興。亦奚不可。且唐公幸全於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禍。未嘗身執朝權。孤媚以欺孤寡。如司馬之於魏。蕭氏之於宋也。奉詞伐罪。誅獨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議其不臣。然其始起。猶託備突

厥以募兵。誣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殺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何也。自曹氏篡漢以來。天下不知篡之爲非。而以有所授受爲得。上習爲之。下習聞之。若非託伊霍之權。不足以興兵。非竊舜禹之名。不足以據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亂之本懷。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嗚呼。機發於人。而風成於世。氣之動志。一動而不可止也。如此。夫自成湯以征誅有天下。而垂其緒於漢之滅秦。自曹丕僞受禪以篡天下。而垂及於宋之奪周。成湯秉大正。而懼後世之口實。以其動之相仍不已也。而漢果起匹夫而爲天子。若夫曹丕之篡。則王莽先之矣。莽速敗而機動不止者。六百餘年。天下之勢。一離一合。則三國之割裂始之。亦垂及於五代之瓜分而後止。金元之入革也。沙陀及振臬雞先之也。不一再傳之割據耳。乃亙五百餘年而不息。愈趨愈下。又惡知其所終哉。夫乘唐高之勢。秉唐高之義。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而終莫能更絃改轍也。數未極也。非聖人之興。則俟之天運之復。王莽沙陀之區區者。乃以移數百年之氣運。而流不可止。自非聖人崛起。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何足以制其狂流哉。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奪。割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允。乃至宋人資女真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盡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既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爲劉武周用。以襲己於項背。可與劉文靜言者也。假突厥之

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遙以震驚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靜言者也。乃所資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入躡中國。以戕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鞘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上隴。以擊薛仁杲。出關以平王世充。皆不用也。則高祖豈疏於謀而不憂後患者。然而機一發而不可止。則大有爲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盈而不可不畏也。勿恃謀已密而可不虞也。勿恃用之者淺而禍不足以深也。矢之發也。脫於彀者毫末。而相去以尋丈。三峽之漩。投以勺米而不息。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相習而用之。無其慎重而貪其成功。又惡容辭千古禍媒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一二與庸人言也。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生其心。絲心而生言。心之不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害淺。絲言而成事。絲事而心益以移。則言爲貞邪之始幾。而必成乎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爲可爲而爲之。未有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正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戢也。李密之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俱嘗北面事之。未嘗如稽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讎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揜耳盜鈴之不足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任祖君彥怨懟之私。昌言之。

曰。禮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嗚呼。密與唐之興喪。自此決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爲紂。而晚代王侑爲懷璽。面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怍。而後人無可如何矣。人無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故聖人欲正人心。而亟止者人之言。心含之。口不能言之。則害止於心。心含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之。口遽言之。則還以增益其未至之惡。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止。言之有怍。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諒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尙或祐之。心叛於理。言叛於心。可言則言。以搖動天下於蔑彝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滿於天下。而天之殛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果有不忘隋之忱悃也。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族而賓之。其享有天下。而李密授首於函谷。言不可逞。天不可欺。不亦信夫。

徐洪客者。不知其爲何許人。即其言而察之。大要一險陂無忌之游士。史稱莫知所之。蓋亦自此而死耳。非能蠖屈鴻飛於圖功徼利之世者也。其上書李密曰。米盡人散。以後事驗之。人服其明矣。乃曰。直嚮江都。執取獨夫。密爲隋氏世臣。假令趨江都。執楊廣。又將何以處之哉。項羽。楚之世族。秦其讎也。而殺子嬰。掘驪山之墓。則天下叛之。楊廣儼然君天下者。十三載。密以親臣子弟侍於仗下。一旦屠割之如雞豚。以密之很於是。

乎。固有躊躇而不敢遽者。故殪商辛。執子嬰。乃祖君彥忿懟之譚言。非密之所能任也。天下之大難。以身犯之者死。業已爲人君而斬刈之者凶。業已爲人臣而直前執殺其君者。必殲其類。夫密亦知搗江都。殺楊廣。徒受天下之指數。而非可得志也。洪客險陂而不恤名義之小人。惡足以知此乎。或曰。楊廣之逆。均於劉劭。非但紂匹也。執殺之也。何傷。曰。密之起也。乘其亂而思奪之乎。抑憤其覆載不容之罪。爲文帝討賊子。如沈慶之之援戈而起乎。此密所不能自誣其心。而可假以爲名者也。或曰。慕容超姚泓。亦嘗君其國矣。宋武直前破其國。而俘斬之都市。又何也。曰。宋武未嘗臣彼。而鮮卑與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徐魏公之縱安懼。拘此義而不知通。而豈以例隋氏哉。縣紂首於太白。未知其果否也。卽有之。而三代諸侯之於天子。不純乎臣。非後世之比也。君彥忿戾以言之。洪客遂欲猖狂而決行之。自絕於天。竄死草間。而無以表見。宜矣。或乃躋之魯仲連之高誼。不已過與。

擇君而後仕。仕而君不可事。則去之。君子之守固然也。失身於不道之君而不能去。則抑無可避之名義矣。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不得爲死義。以其從君於邪也。苟不從君於邪。則其死也。不可更責以失身。故宋殤宋閔。皆失德之君。而無傷乎孔父仇牧之義。當凶逆滔天。君父橫尸之日。而尙可引咎歸君。以自貸其死乎。楊廣之不道。而見弑於宇文化及。許善心張琮抗賊以死。當斯時也。雖欲不死而不得也。麥孟才沈光

討賊而見擒。麾下千人。無一降者。李襲志保始安。聞弒哭臨。堅守而不降於蕭銑。豈隋氏之能得人心。而頓異於宋齊以來。王謐褚淵。恬不知媿之習者。何也。十三載居位之天子。人雖不道。名義攸存。四海一人。無貳心。苟知自念。不忍目擊此流血宮庭之大變也。唐高祖聞變而痛哭。豈楊廣之澤。足以感之。而又豈高祖之僞哀。以欺世乎。臣主之義。生於人心。於此見矣。故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惡其賊人性之義。有以